

【警察手记】

交通事故处置 一次耐人寻味的

□李贺

潘警官名叫潘万余,是济南市公安局历下交警大队民警。他曾经处置的一起交通违法案例耐人寻味又充满温情。

两年前腊月的一天,济南历下交警大队办公楼内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。原来是前几天机动三轮车被大队扣留的一对老夫妻又来了。老大爷少言寡语,基本不说话,老太太可是个挺难缠的主儿,骂人,摔东西,躺在值班室的地上打滚,冲撞办公楼大门……负责接待的民警见到这老两口就打怵。

老太太情绪激动是因为她驾驶的机动三轮车被扣押了。老太太驾驶机动三轮车行驶至益寿路历下区实验幼儿园门口时,与学校门前的护栏发生碰撞。接到群众报警后,交警认定为损坏交通设施,按程序将车辆进行了暂扣。而老太太认为该护栏处以前有爆闪灯,现在损坏了,交管部门也有责任,应该无条件返还扣押的车辆,同时还要赔偿车辆损坏的修理费用。因为这件事,老两口已是第三次来大队了。之前的两次接待处理都以老太太哭闹无果结束,于是,大队领导

把处置工作交给了潘万余。

潘警官性格温和,说起话来有条有理,成功处置过多起“棘手”的问题。接到任务后,他马上来到群众来访接待室,见到满脸怒气的两位老人。

两位老人都七十多岁,体形瘦削,衣着朴素。潘警官进门后先向两位老人敬礼,并为他们端上两杯茶水,然后说:“叔叔、阿姨,由我负责处理你们的事情,我们共同的目的是解决好问题,所以双方都要保持平和的心态,真诚沟通,争取尽快解决问题,你们看好不好?”

听到潘警官的一席话,老大爷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,刚想说点儿什么,马上被老太太一声“咳嗽”给呛回去了,只好低头不语。看得出来,想要解决问题,关键还在老太太身上。

老太太开腔了,她一口咬定现场没有黄色反光标志,并指责民警处警不够人性化,不询问事故当事人有没有受伤,只会处罚,所以,交警以损坏交通设施的理由扣车,她认为不对。潘警官向她出示了现场的照片,照片上清晰地记录了她说没有的黄

色反光标志。看到老太太不说话了,潘警官强调说,她无证驾驶机动车三轮车,自身操作不当造成事故,根据交通法理应承担责任。老太太一听自己不占理,马上情绪失控,又哭又闹,怎么劝都不听,更别说沟通解决问题了。

看到劝说无果,潘警官也真想一走了之,等老太太情绪平复后再谈。但是,随着老太太的哭诉,他终于明白了老人内心的苦闷。原来,老太太是一位退休小学老师,老伴是一位退休的大学副教授。老太太患有心脏病和甲状腺肿瘤,老大爷则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关节炎。这几年,他们的儿子参与赌球,输钱、丢工作,还患上了抑郁症,要不到钱就动手打人,暴力倾向越来越明显,动不动就把家里砸个稀巴烂,送他去医院治疗,花了很多钱,但出院后他反而更变本加厉了。说到伤心处,老太太老泪纵横,她撩起衣服,潘警官看到她身上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,这些都是她儿子打的。除夕夜,老两口被儿子赶出家门,是在三轮车上过的年……说到这里,老两口抱头痛

哭。

潘警官的眼角也湿润了,他走上前握着两位老人的手说:“阿姨、叔叔,你们太不容易了,原谅我们工作中不到位的地方,现在我们不谈是谁的责任了,我请示一下领导,特事特办,尽快把车返还给你们,另外,我个人想办法替你们分担部分修车的费用,你们看行不行?”人的心结一旦打开,问题便会迎刃而解。两位老人听到这话,感动的泪水流过面颊,他们执拗地坚持不需要潘警官个人掏钱,强调当初只是心里咽不下这口气才来闹事的,老太太连声说对不起,说自己不该这样做。

接下来的日子,在大队领导的支持下,潘警官将三轮车送到修理厂修理,车修好后又通知老人取车。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,两位老人专门来到历下交警大队致谢,为了表达谢意,他们给潘警官送来两包茶叶,潘警官留下了一包并塞给他们三百元钱,推让了好大一会儿,老人还是感激地收下了。目送两位老人满意地离去,潘警官的心里说不出的舒畅。

【在人间】

老孔和他的狗

□孙葆元

老孔是我的邻居,不是那种住同一个单元的邻居,老孔住在楼外。紧邻我住的楼原来有一座碉堡形的垃圾楼,两层,上台倾倒垃圾,台下进汽车拉垃圾。垃圾楼废弃了,也不拆,改成宿舍,老孔就住在里边。老孔在垃圾楼里住了七八年,从一个精壮的农民住成一个头顶斑白的老人。我只要出门就能看见老孔,他总是在这个街区忙碌,这个街区干净,全是因为有了老孔。

老孔不好意思,和他打个招呼,他冲你笑笑,继续整理垃圾箱,没有干完的时候。只要有岁月就要留下垃圾,老孔是清理垃圾的,他是岁月的搬运工。老孔不像其他邻居,一句关心的话、一句问候就能换来与他们的友谊,甚至就能坐下来和你喝一场小酒。老孔不同,任

何好话对他来说只是打了一个招呼,你帮不了他,他也帮不了你,你扔你的垃圾,他替你打扫你的丢弃,这就是他和这个城市的关系。

老孔捡了一只狗,取名点点。点点当然没有名贵的出身,它只是一只土狗。你对点点示好,它警惕地躲开你,不像其他有教养的狗对你献媚,摇尾巴、摇头,做出种种亲昵动作。每当老孔开着垃圾车去清扫垃圾,点点会坐在垃圾车的脚踏板上,像婴儿般享受主人给予的待遇。不知为什么点点对我很凶,看见我就叫唤,我很生气。我是个有狗缘的人,所有的狗看见我都和我亲昵,唯独这只点点,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它。于是我在楼的几个角落都藏了半块砖和石头,心想,点点你再咬,我就拍死你!打狗要看老孔,老孔在的时候我决不能下手。但是老孔在时点点也决不乱叫。渐渐和老孔熟识起来,聊天中知道他有一个女儿、一个儿子。女儿在四川,是医学博士;儿子在大连,是个白领。说这些话时老孔充满了自豪,看着路上的行人,他扬眉吐气。我问他,老伴呢?他说到四川看女儿去了。原来他有个幸福的家,农村原籍有个家,这里有个破炮楼般的家,四川有女儿的家,大连有儿子的家。他可以到任何一个家里去住,但是他愿意劳动,挣些许工资,自己养活自己。这时

候点点又对我凶起来,老孔大怒,捡起一块砖,一砖就拍到点点身上,点点一声惨叫。我的心顿时揪起来,可怜的点点!

点点挨了一砖头,长了记性,见到我不叫了,但绝不亲热。它只跟老孔亲,不管老孔那辆车是不是凯迪拉克或奥迪,它坐在车沿上出行,一派风光的样子。

有几天没见点点了,就问老孔。老孔说,丢了。

怎么丢了?

老孔说,被人偷去了。说这个话的时候老孔很平静,决没有像别家的狗主人那样又贴告示又悬赏,也没有怎么悲痛。老孔是农民,吃穿取自自然,又把一切归还给自然,来来去去,他只过一把手,该来的他收下,该去的他送走,没有叹息,自然不抱遗憾。

点点不是名狗,身价只值几斤肉钱,当我怀念它的时候,它可能在谁家的汤锅里。他们敢欺负老孔,因为老孔是乡下人,别说偷走,就是当面牵走,那一场狗官司你上哪儿打去?我知道在汤锅里熬的还有老孔那颗心!

点点没了以后,大约过了一年,我突然听到窗外有小犬的叫声。下楼一看,果然是两只黄色的小狗,似乎是点点的来生,两只小狗像极了点点。我伸出手去,想抱住一只,小犬立刻躲开了。老孔说,野狗,我捡来的。别说你,连我它都不偎!说着伸手过去,那小狗照样躲开了。它的

基因里就藏着对城市的警惕。

两个月的光阴说过去就过去,小犬跟着老孔上岗了。它们不像它的点点哥那样坐在车上,这两个家伙一前一后跟着电动垃圾车跑,像老孔的两个保镖。在老孔的卫生辖区,只要看到其中一只狗,你就能猜到老孔一定在哪个院子里收拾垃圾。

晚上是老孔自己的时间,他脱下橘黄色的工作服,换上自己的T恤衫,在马路边泼了水,满街就洋溢起一派土香。老孔会搬一把椅子,那椅子是捡来的,摆在马路旁,打开他的收音机听里边的戏文,田园写在他的脸上,山野的星映在他的眼睛里,头上的发茬子像收割后的庄稼地,安详地等待播种。这时候两只狗围着他转,有一只狗拼命地摇着尾巴,把尾巴摇成了风车。老孔说,它这是听戏听高兴了。

我大吃一惊,它也能听懂戏吗?

老孔说,我关上收音机你再看看。说着把收音机关上。那只狗果然安静下来,转了几圈趴在老孔身边。老孔又把收音机打开,那狗立刻兴奋起来,听到高潮,把尾巴摇成圈。

与老孔比邻而居,不必是朋友。萍水相逢,萍自洁水自清,我想,和老孔交朋友就是规矩地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,不要堆到箱子外,再就是不随地扔垃圾,这是对他的尊重。就这么简单!

是扭曲的人类心智状态”,觉得那里“根本就是个粪坑”。他只好用走神作为抵抗,用走神给自己找到落脚点。

他觉得许多对自己很重的事,对别人来说是很轻的,他也觉得那里不真实,想回到真实中去,但到底什么是真实的,什么又是很重的,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。这就是人之所以孤独的地方,人心各异,你想呈现的,不是别人接收到的;你厌恶的,是别人喜欢的;你挚爱的,是别人不屑的;你感觉到的假,是别人的真;你感受到的重,是别人的轻。

现实生活里,有过非常相近的例子,而且处处可以进行对照。当年,《士兵突击》刚刚引起轰动,剧组成员到电视台参加综艺节目,遭到主持人冷遇,带他们参加节目的资深媒体人何东写文章进行批评,节目主持人也写文进行回应,一来二去,酿成

风波。从他们的文章里,现场场景那么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:一群莽汉,演了一场讲述战友情谊、人生进展、灵魂成长为主题的剧,他们初出茅庐,沉浸其中,以为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,探讨的命题也非常重大,而在都市里长大的美丽女主持人看来,他们无足轻重,他们试图探讨的命题,在她这里不会激起任何回声。在化妆间里,她一直在化妆,不打招呼,也不和他们说话。一群比利·林恩和一个浮华的世界,发生了激烈的冲撞。

人在成长中学到的第一课,就是明白“我之重,他人之轻”,但人们仍然渴望找到“我之重,也是他人之重”的一刻,这种时刻,不是不存在,但它只出现在当事人处境完全相同的时候,或者,这个“我”掌握着非常大的权重时。很多时候,我之重,必然是别人之轻,我们只有用走神作为抵抗。

如果要给李安新片《比利·林恩的中场战事》换个更容易理解的名字,我应该是《比利·林恩的走神》。

小伙子出身底层,曾是非主流青年,阴差阳错走上战场,因为一段偶然拍摄到的拯救战友的视频成了英雄,连带着让他所在的B班也扬名天下,他们因此得到了假期,回国探亲,接受媒体采访,并参加一场橄榄球赛的中场表演,可以和“真命天女”同台。在整个过程里,小伙子比利·林恩都在走神,不断回想参军和上战场的往事以及家人见面的情景。

为什么走神?走神是有思维的人的常态,在甲场景里想起乙场景,在欢乐的时刻想起悲伤的事,思接千载,魂游八方,所以会有小说流派叫“意识流”,这种小说所呈现的,也无非是人的思维的流动。但比利·林恩之所以神

思恍惚,还因为眼前的景象和他生活里的景象差别太大了,那边是战场,这边是莺歌燕舞的太平盛世;那边是生死场,这边是名利圈,他在这个环境里,感觉到的是格格不入以及人和人想法的天差地别,他骤然发现,人 and 人都不能互相理解,他不得不借助回想自己熟悉的人和事来给自己找一点温暖和依傍。

的确,他们是战士,他们也知道自己在战场上遇到了什么,但别人不这么看,人们的看法千差万别,媒体试图把他们塑造成英雄,好莱坞的IP发掘者想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他们的故事,拉拉队的美少女当他们是约炮对象,看台上的青年关心的是他们有没有搞基,碧昂斯的伴舞和舞台搬运工用脏话骂他们。身处这种环境中,作为各种目光倾注的焦点,万箭穿心的比利·林恩觉得体育场“太大了,简直畸形,完全

□韩松落

【浮世绘】

对别人是很轻的 对你很重的事,